

Normal Break

魯迅同一篇文章說：「我總時時記起他，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給我鼓勵的一個。有時我常常想：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，不倦的教誨，小而言之，是為中國，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；大而言之，是為學術，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，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，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」

寫著「惜別」兩個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相至今還掛在魯迅北京寓居的東牆上，書桌對面。

Hanging Punctuation

魯迅同一篇文章說：「我總時時記起他，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給我鼓勵的一個。有時我常常想：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，不倦的教誨，小而言之，是為中國，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；大而言之，是為學術，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，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，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」

寫著「惜別」兩個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相至今還掛在魯迅北京寓居的東牆上，書桌對面。

Justify (nonhanging)

魯迅同一篇文章說：「我總時時記起他，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給我鼓勵的一個。有時我常常想：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，不倦的教誨，小而言之，是為中國，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；大而言之，是為學術，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，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，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」

寫著「惜別」兩個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相至今還掛在魯迅北京寓居的東牆上，書桌對面。